

人衰老的标志就是总也忘不了自己生命中的那些高光时刻。有人说那是我的精神勋章,擦干抹尽我还剩什么?

### 成为素人

张欣

那就成为素人啊。因为不滞重而轻盈。为什么军队强行军的时候要丢掉重型武器,为什么运动员卫冕总是比破局更难,不是我们放弃的东西不好,而是那些所谓的好都会慢慢变成负累。

谁又没有过高光时刻呢?我有一个朋友从农村考出来,一路就是村第一县第一市第一,如今是省会名校的博导,回老家乡亲见到他也不觉得出奇,就是谁谁谁家的老三回来了。什么全村人都跑来了,啧啧称赞什么的,全是影视剧加的戏,他觉得应该发生的状况一样都没发生过,反而有点失落。

还有一位大姐也是人生充满高光时刻,养成了发红包大家都围着她欢声笑语的习惯,后来退下来了,物质境遇差了,甚至有些拮据,但还是

要体面地给她认为重要的人派红包,令人有了悲壮之感。其实接受后浪的拍打或者恩惠并没有那么难,我们从一个教诲者变成一个静默者是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

有了皱纹,有了眼袋,脸垮了,全身所有的部位都下垂。可是那又怎样,自然安详也可以是一种美丽。《红楼梦》里的焦大和李奶奶,都把曾经的荣耀变成了日后不堪的伤疤,固然是人性使然。有些峰值体验别人记得也好,忘记了也正常,并非要事,常挂心头反而会挑剔所有人对待自己的态度。也许你从前有一个秘书团队,每场活动的间隙都有分毫不差的服务,现在却被冷冰冰的叫号取代,无论是医院、银行、机场,各种售后故障联系都有可能极其漫长的等待。

人生都是阶段性成长,年轻也不必恃才或恃美貌傲物以为自己可以随时杀人,年纪大了更不用时时提醒别人自己是谁。

再红的明星也有人认识,我们在别人眼里都是素人。



黄鹂鸣翠柳

(中国画)

陆曙光

### 和李西闽扳手腕

小饭

二十年前我在出版公司上班。下班后经常与三两好友一起喝酒。因为工作关系,不少朋友是作家。故事也是不少。

一天喝着喝着,一位青年作家带着一位健壮的男子敲开了包厢的小门。同屋作家们起立欢迎。

落座后开始交流。“我叫李西闽,我当过兵。”大哥说。我们再次起立。大哥只好亲切的跟我们一一握手。我们没有白白起立,彼此之间的尊重达到了平衡。如果一个作家当过兵,那他就没什么短板了。当兵的身体好,酒量想必也好。这是社会经验,也是人间真理。但彼时其实没什么必要比这个,二十年前已经是文明社会。无奈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古话得到了再一次的印证,我们都愈发尽兴。作家通常是知己,偶尔是对手。或者反过来说也行。我那时毕竟年轻,好胜心还没有死亡。扳手腕吧。我带着少年的不服。我说,我要跟你李西闽比一比扳手腕。

李西闽欢快答应了。他把胳膊伸在桌子上,姿态优雅,而我这才刚刚撸起袖子。这一幕在今天依然记忆犹新。我记得李西闽扎了一个马步,迎接我的挑战。就是那个夏末秋初,凉风习习,天钥桥上某个小酒馆发生的事情。

这次扳手腕大赛过程非常曲折,有来有回,我们交叉的手臂在酒桌上来回摇摆,就像一只发了疯的公鸡摇头晃脑。为了值回观众们的票价,也许,自然是两个涨红了脸的对手进行着精彩绝伦的表演。的确是表演,结局甚至有点离奇。我在一番搏杀后,居然赢了。当然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也有人对我的臂力啧啧称奇。而我在一番不知来自哪里的喝彩之后,抱住了李西闽大哥。大哥宽阔的肩膀,就像一块石头一样。

我在李西闽的耳边轻声而深情说道,谢谢大哥。轻声很重要,深情亦如是。

我当晚就知道,在这场扳手腕大赛之中,大哥骗了所有人,除了我。他无法欺骗我,只能感动我。我今天才意识到,一个好的小说家就是这样的。

今年李西闽先生出版了他的新书《以博尔赫斯命名的房间》。他写了很多有关悲悯的故事,用他复杂而生动的笔触。李西闽不动声色,但是充满叙事手段。关于扳手腕的这段往事的底色恰好也符合李西闽先生创作的一贯主题。

### 上海人的绿叶菜

袁念琪

上海人与绿叶菜的交情是“三天不见青,两眼冒火星”。绿叶菜是上海市场当家菜,其中青菜类居常年菜之首,上世纪60至90年代占总收购量42.7%,在80年代高达45%。绿叶菜四季都有,有口福的上海人“从南方吃到北方,从山上吃到河塘”;吃起来都是当天吃当天买。上海种菜历史悠久,早在1504年,仅上海县就种菜44种。开埠后又引入花菜、土豆、朝鲜蓟等。

春天是绿叶菜高光时刻,上市品种最多,有枸杞头、马兰头、荠菜等,还有豌豆苗。这些绿叶菜既能独立上桌,也可携老搭子出台,如枸杞头炒笋丝、马兰头拌豆腐干。传统名角是荠菜,原为野生,“古谓之甘菜,一名护生草。”(清康熙《上海县志》)载:19世纪初,虹桥菜农取野荠菜种人工栽培,有大叶、花叶和散叶等品种。荠菜烧豆腐羹是家常菜,更多做馅包馄饨。蔬菜上市“四月旺”“十月瘟”(农历)。夏淡时,绿叶菜唱主角的是上海人叫“米苋”的苋菜,品种有红、青、白等。“六月苋当鸡蛋,七月苋金不换”。按美食家袁枚的做法,“苋须细摘嫩尖,干炒,加虾米或虾仁,更佳”;强调“不可见汤”。过去忆苦思甜,说工人累得吐血,老板却说你喝了苋菜汤。与苋菜联袂出彩的是耐热耐涝的蕹菜,又称“空心菜”。

青菜也叫菘菜,“菘”是其字会意,说它“隆冬不雕,四时常見,有松之操”(宋·陆佃《埤雅》)不但冬日常青,霜降雪后更甜糯。这一族是绿叶菜主力,月月种天天见。我吃青菜,姆妈说像烧柴。市郊青菜品种多,春有四月慢,夏是鸡毛菜,秋吃苜蓿青,入冬二月慢。其中鸡毛菜生长期最短,“随时耘食者”(清同治《上海县志》)。如今青菜大家庭里撑场面的是太湖菜和宁夏菜。别看粗叶墨绿近黑,卖相不如他家老面孔山清水秀,但他吃口嫩酥。前些年到郑州,见店家菜单有“上海青”,我这老上海不知何物,服务员说是上海现在最流行的,怪不得当地新开大卖场广告中

### 周作人与平步青

茶本

读《知堂集外文》上,周作人1949年12月10日写的一篇随笔《水浒传》,提及近代学者平步青所著《蚬斗蒹葭本事》,按图索骥,发现此书仅有中华民国13年版,绍兴四有书局发行,迄今竟未见有再版。

《蚬斗蒹葭本事》全书一册,编著者为平步青。平步青是晚清文史大家,与周作人都是绍兴人,字景孙,号栋山樵。一生著述盈帙满笥,多有精深独到之见,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李慈铭,认为平步青“博学强识,远胜于予”,但李慈铭以《越缦堂日记》闻名于世,而平步青的著述却因深藏不露,而流传不广,一书难觅。《蚬斗蒹葭本事》收录六十余篇笔记小说,不分言情或侠义或传奇等诸类型,仅以“化朽腐为神奇,皆点铁成金手段”为辑录标准。平步青为周作人前辈乡贤,周作人十一岁时,得阅《蚬斗蒹葭本事》,自是近水楼台。

有它,端上原是小青菜。

菠菜也是与青菜媲美的常年货。姆妈叫伊“红嘴绿鹦哥”,客居的杭州把菠菜炖豆腐喊“金镶白玉板”。菠菜有尖叶圆叶小叶大叶,我最爱俗称“鸡脚叶”的小叶菠菜。

如评上海人最喜欢的绿叶菜,我投票枸杞头、马兰头和荠菜,还有竹枝词写的另两款上海特产。这两味菜,清代博学能文的秦荣光说“种经迂地勿称良”。虽不至于南橘北枳,但长势吃口不如原产地。一是古称“芥酱”的芥菜。二是称谓多的塌棵菜。塌棵菜多炒冬笋,为上海人春节一道肥美绿叶菜;而早年还有塌棵冻豆腐汤。

绿叶菜后起之秀是生菜、水芹、洋芹、韭菜和上海人叫“韭芽”的韭黄等,过去吃得少而市郊种得少。改革开放后,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口味多元化而销量增多。



### 积财万千无过读书

周丹枫

青少年应当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古今中外的一些名著更必须仔细阅读,甚至熟读成诵,有的还需要圈圈点点,做些笔记。这就是韩愈说的“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也是著名学者吴宓先生所强调的:“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陈寅恪是驰名海内外的学术大师,成才绝非偶然。他在家庭熏陶下,自幼好学,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1910年后,在欧美各所名校勤奋学习,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即使后来眼睛失明,仍勤于著作。其实任何一位学者的学术成就都是建筑在长年累月的刻苦学习和不断的知识积累上的。现在倡导青少年诵读古诗词,这非常有意义,定会产深远影响。勤读书,读好书,还是修身养性、提高道德品质所必需。有的人之所以

很浅薄,行为品德不端,犯低级错误,为人所不齿,往往和忽视读书,甚至不读书,缺乏文化道德修养息息相关。《吕氏春秋》中说:“不知义理,生于不学。”韩愈在《送陈秀才彤序》中对此也说得透彻:“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今天的青少年,读书、购书、借书条件这么好,但有些人却贪图玩乐,蹉跎岁月,实在令人惋惜!我作为一名年逾九旬的老人,多么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多读书啊。

椒盐鸡之“椒”,可为辣椒,亦可为花椒,有两种做法:其一是将盐放入锅中以小火爆炒至焦黄,再加入辣椒末拌匀;其二是将盐和花椒分别放入锅中,以小火炒至焦黄,俟冷后将花椒碾碎,与盐混合。1949年前夕,上海咖啡馆里的椒盐鸡是先将整只鸡入沸油中,以猛火炸至表皮酥脆,捞起滤油,再以蒜末、辣椒

### 椒盐鸡咖喱鸡

孙莺

末起锅,将炸好的鸡入锅翻炒,再以椒盐调味。咖喱鸡以今陕西北路上的祥生饭店最出名。祥生饭店主人周祥生,为昔日汽车租赁公司总经理。战事起,公司闭门歇业,周祥生遂开饭店谋生。咖喱鸡为祥生饭店的招牌菜,极入味。据周祥生云,其所用之咖喱产自南洋,施以椰油,拌以香料调味,小火焖煮。

夜校卷土重来。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我对于“夜校”二字是不陌生的。那时邻里众多,过着类似夜不闭户一样的生活,谁家有个风吹草动都逃不过群众的眼睛。我父母向来不关注家长里短,总是客客气气规规矩矩,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觉,还不如我到小朋友家串门得到的信息多。印象中唯一一次听他们议论人,便是“去夜校了”。

谁去夜校了?到哪家夜校去了?读什么了?不可考证。他们看似不经意又认真的讨论应该是带有一丝羡慕情绪的,可以摆脱小孩、远离家务而去“深造”,能够再次坐回课堂听老师讲课和同学交流,天大的好事啊!与我休产假时天天盼着去上班的心情是一样一样的。

记得我读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妈上过会计课,不知主动还是被动,白了好几根头发,连滚带爬才勉强合格。她大叹:“补课也要趁早。”不从自身找问题根源的精神真是不如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母亲。经济大萧条时期,冯内古特全家损失了几乎所有的钱,之后,这位名叫伊迪丝的冯内古特夫人认为可以给时尚杂志写东西来挣钱,于是报名夜校的短篇小说课,“像赌徒研究赛马一样地研究杂志”。结果显而易见——“对我成为作家影响最大的是我妈!”这是妈妈的力量!也是夜校的力量!

眼下夜校的力量有多大呢?据说上海市民夜校9月秋季班开始报名时,有超过65万人抢课,香囊制作、宠物社交、摄影、茶艺、基础瑜伽、古琴、拉丁舞、软笔书法等一面面俱到的课程,被秒杀致报名平台瘫痪。关键价格还不贵,500元钱12节课,算下来只要十几杯咖啡的钱,足以让你在三个月里头,基本掌握一门技能,略微提升思想境界,大幅度改变精神面貌。难怪评论说,在上班和上香之余,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上课。周国平形容爱情、婚姻、性的关系时写道:“性是肉体生活,遵循快乐原则;爱情是精神生活,遵循理想原则;婚姻是社会生活,遵循现实原则。”用在这届年轻人身上也恰如其分:上班是现实的社会生活,上课是快乐的肉体生活。

我生在爱(赶)学(时)习(髦)方面是不甘人后的,“夜校”其实早几年就融入了我的生活。先是上了几个月的书法课,初衷是给彼时字写得一塌糊涂的四年级学生做个伴,也做个榜样。他

每周末去老师的工作室挥毫,我晚上一边监督他练字,一边跟着网课学运笔。我是有点书法基础的,进入义务教育阶段第二年年时课外班刚兴起,学校鼓励人人都投入一项爱好中,我原本想报名绘画班,无奈没得到老师青睐,不顾我的诉求,把我统筹进了没报满的书法班。好像学了一年半,旧报纸用掉好几摞,狼毫羊毫换了好几只,水平马马虎虎吧。到现在这个年龄再回炉再造,心态当然不一样。与其说想要取得更好的成绩,或者能在朋友圈晒一晒大作满足虚荣心,更多的是在此之中感到了情绪的平和与稳定,很合适我这种人(内向型人格)。记得老师在视频里做示范时,我仿佛回到三十多年前的教室里,尽管现在身边没有同学,也得不到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但整个上课的过程让我很享受,没有考试的压力,没有完成任务的紧迫感,仅仅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充盈。

### 融入生活

毛真好

我还参加过所谓的生活美学课程,纯粹出于好奇心。课程挺火,我以为这种“玄乎”的课不接地气,没什么人报名。老师估计很欣慰,在琐碎的日常中大家不忘对美的追求,这世界还有救。课程包括茶道、料理、品咖

啡、绘画、植物芳香等,看上去小资得不行,听上去也高大上。同学们积极性较高,情绪高涨,很热情地分享心得体会和生活经验,以致于让我时不时恍惚,这些课是不是有一定门槛?我还没接收到美的召唤呢,其他人怎么已经论文答辩了。我不太爱社交,去上课前犹豫挣扎好半天,去了也就去了,觉得学到了很多,尤其是真正暂别手机和仍旧困扰自己的一些烦恼,只是专心地看、听、做,“浪费”宝贵的时间做一些长远来看很有用的事。

1930年8月,韬奋先生在发行量达近10万份的《生活》周刊上发表了《一个可靠的会计函授学校》一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根底之较浅者则于自修之外,不得不常有质疑问难的机会,我以供给这种有志者的需要,以可靠的夜校或可靠的函授学校为最适宜。”很显然,夜校一直以来都在为“有志者”提供着需要。如今夜校再次成为热爱生活的中青年人心中的“象牙塔”,只要想学习,任何时候都不晚。这是我们继续爱夜校的理由。

### 十日谈

我爱上夜校

每逢入夜去上课,技能与精神双向奔赴。责编:沈琦华